

房龙地理

Van Loon's Geography

〔美〕H.W.房龙 著

何兆武 李 申 彭 刚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房龙地理

Van Loon's Geography

〔美〕H.W.房龙 著

何兆武 李 申 彭 刚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房龙地理/(美)房龙(Van Loon, H. W.)著;何兆武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房龙作品精选系列)

ISBN 978 - 7 - 301 - 18104 - 1

I. ①房… II. ①房… ②何… III. ①地理 - 世界 - 通俗读物
IV. ①K9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7787 号

书 名: 房龙地理

著作责任者: [美]H. W. 房龙 著 何兆武 李 申 彭 刚 等译

责任编辑: 高桂芳(pkuggf@126.com)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8104 - 1/C · 062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1 印张 292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译 序

《房龙地理》1932年初版于美国。1939年在英国出版时,书名改为《人类的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故事》。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社会欢迎,仅在美国,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就销售了138 000册。在1933年,出现了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瑞典文等14种文字译本。也是在这一年,最初的中译本问世。我们这个译本是根据1939年伦敦版翻译的,内容经过房龙的修订,与以前的版本有相当大的不同,例如,澳大利亚这一章就是完全重写的。

这本书以《房龙世界地理》的中译本书名在1933年介绍到我国后,很快成为大中学生喜爱的读物。曾使房龙享誉世界的这本书,尽管是写于半个世纪以前,而且许多数据已不适用于今天,但是就整体来说,仍然是一本提供丰富历史地理知识的有价值读物。其价值不仅表现在读来饶有兴味,而更重要的是发人深省。即使你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历史感很强的人,也不免会慨叹历史这个大舞台竟是如此恢宏,地球这个人类大家园竟是这等奇妙,斗转星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抚今追昔,能不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迅速而瞠目。作者撰写本书时是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一个酝酿巨大历史变化的时刻。在世界经济格局上、主宰全球经济生活的资

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 1929—1932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政治格局上,两个新战争策源地正在欧亚兴起,德日法西斯力图以武力改绘世界政治地图。房龙生活在这个时代,为后人记录下了这个时代以及它以前的人文地理、历史风貌,从而为生活在 21 世纪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绝妙的、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历史资料。

我们通过这本书,回顾半个世纪以前的世界和中国,再看看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得出同一个结论:人类是多么值得骄傲,她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战胜自己。地球变小了,朝发夕至,天涯若比邻;人变聪明了,神话中的许多故事,变成了现实。书中有一定篇幅描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看看房龙笔下的中国,对比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就不只是诗人抒发诗情的语言了。

为什么这本书曾经吸引过许多国家的众多读者而且直到今天仍有其价值?用房龙自己的话说,他这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书。它不是单纯地告诉读者某处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哪国地广人多,谁又是大国寡民,何处风景如画,何地又是弥漫风沙,这些数据和记载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记载这些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房龙的这本书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线,阐述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怎样为人类的活动提供载体,人类的活动又是怎样影响地球。房龙告诉读者,在这本书中,他首先要讲的是人,其次是人类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剩下的则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其他方面。地球是人类活动的历史舞台。房龙说:“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赐,它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但是反过来,又要求我们学习它的法则,遵从它的律令。”“这些律令是公正的却又是冷酷无情的,这里没有上诉法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每一个人的祸与福同时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祸与福。”房龙的祸福观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在同一星球上的人类应该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但是他叹息“人类是唯一有能力对自己同类采取大规模敌对行动的动物。狗不会吃掉狗,老虎也不吃掉老虎,就连最令人憎恶的鬣狗也与自己同类和平相

处,而人类却憎恨着人,人在杀人,今天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首要关切的都是在准备杀戮更多的邻居”。房龙不仅是说过去的征战历史,也是针对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新的战争乌云和风暴而发。房龙呼吁人类共同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类福祉承担责任,同时对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提出警告。

房龙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趋势都坦率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正是他这本书的特点。确切地说,房龙撰写这本书的脉络很清楚,那就是以历史为经、地理为纬的人类生存史。一方面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永不停止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包括个人、群体、阶级、民族、国家、国家联盟)的流血和不流血的争斗。房龙在评述人类进行过的和正面临的这些斗争时,不乏有见地的观点,比如在谈到非洲大陆的悲惨境况时,对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讥讽和挞伐;比如,他对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对中国的前途他作了悲观而又期待的预测。他写道:“我不是预言家,我不知道在今后10年、15年中将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想情况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中国觉悟得太晚了,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如果他真的追赶上了,那么就得恳求仁慈的上帝,怜悯我们吧,因为,我们那时应该还给中国人什么样的一笔债啊!”房龙没有活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无法亲眼目睹中国人民是怎样赶上世界的发展的。昔日欺凌侵略中国的那些国家,不得不承认它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它们理应偿还的债,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同时也应该指出,房龙在对一些事件和国家作评述时,也有失误和严重错误。最严重的错误出现在第三十八章中。一开始,房龙把他的这一章概括为“实用经济学课程”。房龙把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和强占我国东北,说成是“日本的需要”。他有这样一段话:“许多人似乎都很愤怒,谴责‘日本的野心’是一种兽性的表现。不过我却称它为‘日本的需要’。在国际政策上,一种健全的利己主义,是合乎需要的品质。日本须为国内过多的人口寻找一条出路。而它现在正在世界人口稀少、政治腐

败、居民处境恶劣的北亚寻找这种出路……那些听了我这这种冷酷自私的话掉泪的人们,我将恭敬地请求他们,为美国国内的黑人的痛苦而哭泣吧。”房龙的这个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完全错误的,这是 20 世纪初泛滥于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法西斯理论,以所谓寻找和扩大“生存空间”作为对外侵略的理论根据,用以蒙蔽本国人民和欺骗世界人民。房龙对美国政府压迫国内黑人表现出义愤,那又为什么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国而给予支持呢?当然不必给他加上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帽子,姑且称之为思想混乱。房龙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他当然不懂得高科技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水平;全球经济互通有无的全球化趋势,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调剂余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合理、合法的对外移民,也可以有助于调剂劳动力余缺。“生存空间”论完全是为扩张主义者张目的说辞。事实给了房龙一个教训。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宣扬日耳曼民族至上,有权扩大其“生存空间”,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大自然的铁的规律”。《我的奋斗》1925 年和 1928 年先后出版第一二卷时,希特勒还没有上台,1933 年希特勒上台当上德国总理的第一年,也正是房龙写《房龙地理》的这一年,房龙是不是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没有说,但是他的观点受《我的奋斗》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龙读过《我的奋斗》,因为在 1938 年,希特勒把《我的奋斗》中的理论逐段付诸实践,欧洲各国都处在《我的奋斗》阴影下,房龙的祖国荷兰也将成为希特勒魔掌攫夺的对象。提倡“生存空间”论的房龙不愿意自己的祖国沦为希特勒德国的“生存空间”,乃在 1938 年出版了《我们的战争》来回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为了抗议希特勒封闭德国国内犹太人开的出版社,房龙公开宣布此后决不在德国出版他的任何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房龙投身反德国法西斯的实际斗争中,在美国波士顿一家广播电台主持向被占领的祖国人民广播反纳粹的节目。以后,他一直坚持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立场,直至 1944 年去世。房龙用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生存空间”谬论。再如在第二十章关于俄罗斯的论述中,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房龙的观点是幼稚的,他甚至认为“古老

的修士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他对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的偏见也是当时世界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所有这些,我们在出版时都作了恰当的处理。

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与日后发展进程背离很远的例子,那就是房龙对澳大利亚发展的评述。在房龙笔下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地理条件恶劣,与世隔绝,孤悬在大洋中的一片荒凉大陆,发展前景十分悲观,他甚至用了“大自然的继子”的标题来给澳大利亚定位。这种描述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西方殖民者的“白澳政策”统治下是有其真实性的。但是房龙在谈到澳大利亚前景时恰恰忽视了他最重视的人的因素,而且也对澳大利亚的资源优势估计不足。人口资源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地广人稀也是一个优势,澳大利亚的人口从20世纪初的600万缓慢增加到1995年的1850万,而它的面积有760万平方公里,相比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却有13亿多人口,应该说这就是它独特的发展优势,因为地大人少,发展的回旋余地大。人少,人均占有的资源就多,这就是发展优势。从房龙写本书到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早已不是“海上孤儿”,也不是“大自然的继子”,而是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了。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房龙在70多年前就能准确预测到澳大利亚的今天,但至少可以说,房龙对澳大利亚的观察和研究失之粗疏。这种粗疏还可见之于他处,如他对世界人口发展估计也与现实相去甚远。

最后谈谈本书的体例。房龙写书,没有一定之规,体例特别。就拿本书来说,前七章都是讲的地理学上的知识,在这之后,插进一节“楔子”,讲述“怎样读这本书”,核心内容就是要求读者配合一本地图册一起读。本书中原附有多幅作者绘制的地图。但是当时及以后的许多评论家指出,从原则上讲配合地图册来读是可取的,但是房龙绘制的地图过于简略和粗疏,许多山脉画错了地方,河流流向也出现谬误。对这些批评,房龙并不同意,他认为不必拘泥于数据是否准确,而应着眼于概念。对于房龙的辩解,房龙的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公司不以为然,认为地图应以准确为要务。本中译本舍弃了原书中的地图,因为对今日我国读者确实不需要,但

保留了房龙绘制的若干插图,这些插图有简洁明快的特点,有的插图还很耐看。

本书根据伦敦乔治·G.哈拉普出版公司 1939 年版译出。

邓蜀生

(本次修订对原译序作了适当修改)

目 录

第一章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1)
第二章 “地理学”一词的定义及其在本书中的应用 ·····	(6)
第三章 我们的星球·····	(9)
第四章 地图 ·····	(27)
第五章 四季的形成 ·····	(40)
第六章 关于这个星球上的几小块陆地 ·····	(43)
第七章 欧洲的发现,生活在这个大洲上的民族·····	(48)
楔子 ·····	(51)
第八章 希腊 ·····	(53)
第九章 意大利 ·····	(62)
第十章 西班牙 ·····	(77)
第十一章 法兰西 ·····	(87)
第十二章 比利时 ·····	(99)
第十三章 卢森堡·····	(104)
第十四章 瑞士·····	(105)
第十五章 德国·····	(111)
第十六章 奥地利·····	(119)
第十七章 丹麦·····	(123)
第十八章 冰岛·····	(127)
第十九章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130)
第二十章 荷兰·····	(137)

第二十一章	英国·····	(141)
第二十二章	俄罗斯·····	(155)
第二十三章	波兰·····	(166)
第二十四章	捷克斯洛伐克·····	(169)
第二十五章	南斯拉夫·····	(172)
第二十六章	保加利亚·····	(175)
第二十七章	罗马尼亚·····	(178)
第二十八章	匈牙利·····	(180)
第二十九章	芬兰·····	(183)
第三十章	亚洲的发现·····	(185)
第三十一章	亚洲对世界的意义·····	(188)
第三十二章	中央亚细亚高地·····	(190)
第三十三章	亚洲西部的大高原·····	(195)
第三十四章	阿拉伯半岛·····	(207)
第三十五章	印度·····	(210)
第三十六章	缅甸、暹罗和马六甲·····	(219)
第三十七章	中国·····	(223)
第三十八章	朝鲜和蒙古·····	(235)
第三十九章	日本帝国·····	(237)
第四十章	菲律宾群岛·····	(247)
第四十一章	荷属东印度群岛·····	(250)
第四十二章	澳大利亚·····	(256)
第四十三章	新西兰·····	(263)
第四十四章	太平洋岛屿·····	(266)
第四十五章	非洲·····	(268)
第四十六章	美洲·····	(298)
第四十七章	新世界·····	(317)

第一章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六英尺高,一英尺半宽,一英尺厚(比一般人稍大一些),那么所有的人类(根据最近的统计材料,最初的智人和他的妻子现在共有约 20 亿个后代)就都可以装进一个半英里高的正方体盒子中。这就像我所说的,听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自己算算看,你会发现我说的是对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盒子运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将它干净利落地在那道低矮的石墙上放稳。那道墙是为了使人们在被那个永恒力量的缄默的见证者的美丽所震撼时,不致碰折了脖子。然后我们再唤来一只德国种的小笨狗(这只小狗很聪明而又听话),让它用它那褐色的软鼻子轻轻地推动一下那个笨重的大箱子。当木箱在下落时碰到了石头、树木和灌木丛时,会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撕裂声,然后是一阵低哑甚而有些柔和的乒乒乓乓的碰击声,当它的边缘撞上了北美科罗拉多河的河岸时,又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水花溅起的声音。

尔后,万籁俱寂。

人类做成的沙丁鱼罐头在他们的墓葬中很快就会被忘怀。

大峡谷将像自从它产生以来那样,一如既往地迎战风、空气、太阳和雨。

这个世界还会在那未知的天际继续它平坦的行程。

遥远的和毗邻的星球上的天文学家不会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

一个世纪以后,一个布满了草木的小丘,也许指示着埋葬人类的所在。

一切就是这样。

我可以想到,一些读者不大会喜欢这个故事,当他们看到自己引以为自豪的这个族类降到这样微不足道的地位时,会感到极为不悦。

然而,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个角度会把我们数受的渺小和我们弱小身躯的孤立无助,看做是意义深远而又足堪自豪的事情。

我们不过是一小群软弱而又没有抵抗力的哺乳动物。从我们出世的头一天的黎明开始,就被四周成群结队的动物所包围,它们在生存竞争中装备得不知道比我们要好上多少。人类早期的对手中,有的身长 100 英尺,重得像小火车头,有的牙齿像圆锯的锯齿一样锋利。许多物种像是穿着中世纪武士的盔甲一样来对付它们的日常事务。有的物种人眼无法看见,但是它们繁殖速度实在惊人,如果不是它们的某些天敌能够以和它们的繁殖一样快的速度来消灭它们的话,不到一年的时间它们就会彻底占据整个地球。

人类只能在最适宜的环境下才能生存,他们不得不在高山和大海之间的几小块陆地上寻找住所。而我们的那些咄咄逼人的旅伴们却不会觉得山峰太高,大海太深。它们显然是由那些不论在什么自然条件下都能生存的材料做成的。

当我们有确凿的根据知道有些昆虫能够在石油里快乐嬉戏(我们可不大会把石油这种东西当做每天正餐的主食),另外一些昆虫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就使我们所有人都死去的温度的剧烈变化中活下来时;当我们抑郁不快地发现,那些对书籍文献兴致盎然的褐色小虫子,即使在断了两条、三条甚或四条腿后也还终日不休地在书橱中爬行,而我们却只要有一个脚趾被针扎了个孔就行动不便时;我们就会经常地意识到,自从我们第

一次出现在这个旋转不停的小岩石球体上,迷失在冷漠无情的宇宙的某一处黑暗幽深的角落,我们是在和什么样的竞争者们相抗争以使自己生存下去。

对于人类的那些皮子厚厚的动物同伴来说,当它们站在一边看着这么个自然界的浑身粉红色的可笑的造物沉迷于第一次笨拙地试图双腿站立起来,而不借助于近旁的树干或树枝时,必定引以为捧腹大笑的乐事。

那些以蛮力和机智狡猾而统治着将近两亿平方英里的陆地和水面(且不说那些深不可测的大洋)的骄傲的主人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其中的大部分已经消失无踪,只有在自然史博物馆里我们才以“展品A”或“展品B”的标号,好心地给了它们一个小小的停放位置。其他的那些为着要继续生存,就得给我们提供皮革、蛋、奶和它们身上所长的肉,或者在我们懒得搬动过重的东西时能替我们运送重物。更多的动物悄然退隐到一边,我们允许它们在那儿悠游吃草,保存它们的种族,这只是因为我们觉得没必要驱除它们而将它们的地盘据为己有。

总之,在仅仅二三十万年的时间内(对于无尽的永恒而言,这不过是短短一瞬间),人类就使自己成了每一块陆地的无可争辩的统治者,到了今天他更使得天空和海洋也成了自己的领地。如果你乐意的话,可以说赢得所有这一切成就的生灵除却理性这一神圣的天赋以外,对于他们的敌手而言没有任何一项优势可言。

在这儿我有些夸张了。更严格意义上的理性这一天赋,就其为自己打算的能力而言,也只限于一小群男男女女。他们因此成了领导群伦的主子。别的人无论怎样憎恨这个事实,都只能俯首听令。结果就是一场令人惊奇的步履蹒跚的行军,因为无论人们如何竭尽全力仍然是只要有一个真正的先行者,就有上万个落伍的人。

不知道这条行军道路终究要将我们引向何方。但是从我们在过去400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我们未来的成就无可限量——除非我们被自己身上所固有的那种令人诧异的残忍诱使而偏离正常前进的道路。这种残忍使得我们在对待自己的同类时还不如一头牛、一条狗甚至一棵树。

大地及其万物都得听任人的支配。凡是人还无法支配的,他都要以自己优越的头脑、远见的力量和猎枪,将它们置于自己的主宰之下。

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园。它为我们所有人生长了足够的食物。它有大量的采石场、黏土矿和森林,使得我们拥有的不仅是遮挡风雨的处所。我们的牧场上驯顺的绵羊,开满无数蓝色花朵的像波浪一般起伏绵延的亚麻地,还有中国的桑树上勤勉工作的蚕宝宝,都使我们的躯体能抵御冬日的严寒和夏日的酷热。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园。它大量地提供所有这些好处,使得每个男人、女人和孩童都能在那些只能够休养生息的日子里不虞匮乏。

但是大自然有它自身的法规。这些律令是公正的,却又是冷酷无情的,这里没有上诉法庭。

大自然给予我们以恩赐,她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但是反过来她又要求我们学习她的法则,遵从她的律令。

只够养 50 头牛的草地上有了 100 头牛就会引发灾难——这是每个农夫都再熟知不过的道理。本该只有 10 万人的一块土地上集中了 100 万人,就会导致拥挤、贫困和不必要的磨难,这么一个事实却被那些要指引我们的命运的人们熟视无睹。

这还不是我们所犯的许多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我们还以另外的方式冒犯了养育着我们的慷慨的母亲。人类是唯一有能力对自己同类采取大规模敌对行动的动物。狗不会吃掉狗,老虎也不会吃掉老虎。就连最令人嫌恶的鬣狗也与自己的同类和平相处。而人却在憎恨着人,人在杀害着人,今天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最首要关切的都是在准备着杀戮更多的邻居。

《创世纪》的第一条要人们彼此之间保持和平和善意。对它的公然违背,使我们马上面临着人类彻底灭绝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对手一直都在戒备着。如果智人(这是一个性好嘲讽的科学家给人类所起的一个颇带讨好谄媚色彩的名称,以强调人类相对于别的动物在智力上的优越性)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再做君临万物的主子,那可有成千个别的物种愿意干

这个活儿。看来一个由猫、狗、大象或者别的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昆虫(它们是多么急切地等候着这个时机啊!)所主宰的世界,比之一个充塞着战船和攻坚大炮的星球大概有着很多确定无疑的好处。

人类是不是能找到一条道路,指引他们安然地走出这个玄暗幽深并使他们饱受屈辱的迷宫?

由于我们祖先的蠢笨无知,我们走进了这个令人哀痛而又惨剧丛生的死胡同。这本小书的作者谦卑地希望能指出走出这个死胡同的唯一途径。

要花费很多时间,要花费千百年缓慢而令人痛苦的教化,才能使我们找到这条真正的获救之路。而那条路引导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同一个星球上的旅伴。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个确定不移的真理,一旦我们认识和了解到无论是好是坏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一事实,认识到我们从不知晓还有别的居处,我们绝不可能离开这个我们生长于斯的太空中的小点,而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表现得像是登上了去往未知目的地的一列火车或一艘轮船那样——我们就将在解决我们一切症结之所在的那个可怕的困境上迈出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每一个人的祸与福同时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祸与福!

把我唤作梦想者,唤作白痴——把我看做空想家,或者叫警察或救护车把我送到一个不再能够宣扬这类令人不快的异端邪说的地方。但是,记住我的话,在人类被迫停止自己的小把戏而把福祉交给一个更值当的继任者的那性命攸关的一天,再想起这些话。

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指望就在这段话中:

我们都是同一个星球上的旅伴,我们都同样地要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福祉承担责任。

第二章 “地理学”一词的定义 及其在本书中的应用

通常在开始一段航程时,我们多多少少都得弄清我们要驶往何方,又该如何才能抵达目标。翻开一本书的读者也应该得到一点类似的信息,因此有必要给“地理学”一词一个简短的定义。

我的书桌上正好有一部《牛津简明辞典》,它和别的辞典一样好用。我要查找的词在1931年版的第479页。

地理学:有关地球的地表、形态、物理特征、自然和政治区划、气候、物产、人口等等的科学。

我并不指望能有一个更好的定义,但我要强调这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忽略掉别的方面,因为我打算将人类置于中心地位。本书不仅要探讨地球的表面及其物理特征,而且还要讨论它的自然的和政治的疆界。我更乐意把它称作对人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寻找食物、居所和闲暇所作的研究,也可以看作这样一种尝试,看看人们是怎样或者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或者改变自然条件,使之舒适、富饶和怡人,以与他自身有限的能力相适应。

确曾有人说过,在热爱上帝的人中,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家伙,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居住着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旅伴。他们中的许多人乍一见就似乎有着令人生厌的个人习惯,他们有些性格特点我